

江红波

# 状元坊畔西餐厅

乡村风情



七月里的一天，在朋友圈里看到槐塘打造稻田里的西餐厅。西式的装潢，简约的风情，怦然心动。在想念了几天后，机缘巧合，我去了槐塘。

车直接到了小学门口，然后沿大路散步，边走边往外走。高低起伏的洋房，粉色或是淡黄色，都有着各自的性格。三层或是五层，展示主人的喜好。沿路墙面上的比萨斜塔、风车，是意大利、荷兰的地标，更是槐塘人在那些城市创业的标识。

宋理宗皇帝御赐的御书楼还在，守着村里的水口。楼里的石碑，文字湮没在历史里，故事依旧在门口相传。楼前的塘水未改旧时波澜，岁月的流逝，荡起圈圈涟漪。今人在曾经栖息的老槐树的原址上，栽种了三棵槐树，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“三槐塘”。

在村民家喝过咖啡，又从红酒糟酒坊出来。未走几步，看见那个在稻田里

张菁菁

## 梦想之光

悠悠心曲

他们忙碌的一天。他们手持扫帚，驾驶着垃圾车，穿梭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用辛勤的汗水维护着城市的整洁与美丽。虽然工作辛苦且平凡，但他们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追求。在他们看来，每一份努力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

除了清洁工人在之外，还有许许多多岗位上的工作者也在默默坚持着自己的梦想。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中夜以继日地研究探索，只为推动科技进步；教师在讲台上无私奉献，用知识的光芒照亮学生的未来；医护人员在病房里英勇奋战，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……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梦想的执着。

梦想之光熠熠生辉，它不仅璀璨了巴黎奥运会的辉煌舞台，更温柔地照亮了每一颗平凡而坚韧的心田。樊振东与万千追梦者共谱坚韧与辉煌的交响曲，激励着我们携手并进，在追梦路上不断突破，铸就非凡。

然而，梦想的光芒并非只照耀在奥运赛场之上。在远离聚光灯的平凡世界里，同样有着一群怀揣梦想、默默奋斗的人们。他们或许没有显赫的背景，没有华丽的舞台，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，用坚韧不拔的精神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不凡。

清晨的城市，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之中时，清洁工人们已经开始

候朝晖

## 起名趣话

生活的馈赠

女儿做准妈妈了，小两口很激动，要我给未来的小宝起个名字。我平时喜欢舞文弄墨，在他们眼里是个“文化人”。我知道，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她，一是对长辈的尊重，二是对文化的敬重。长大的名字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事，太随便了，不行。太高深了，也不行。我要仔细斟酌。

不同以前，人们文化水平普遍偏低，甚至有许多人不识字。给孩子起名就简而化之。譬如，在我这条街上，有位卖酒的老闆，叫吴五子；还有位炒饭店老板，叫宋三。明显是按照在家的排行起的。我有个表亲，生有一男两女，分别起名“六五”“四月”“三八”，呵呵，是按出生日来的。

从前，生活条件差，人们的生存状况不佳，怕孩子不好养，故意起贱名，这多带有迷信的成分。我家有户远房长辈，弟兄两个，分别叫“黑狗”“黄狗”——狗贱称。长大了还是用这个名字，以示尊重。

二叔家的大堂哥，起名“大丫头”，起女孩名，也是为了好养，长子嘛。第二个是堂弟，自然就叫“小丫头”。第三个是堂弟，从小就英俊，一双眼睛乌溜溜的，又大又圆，所以起名“团（圆的意思）眼睛”，到后来上学念书，才起了个学名，叫“学后”。因二婶怀小堂弟时生活清苦，营养不良，小堂弟出生后非常瘦弱，小时候常是“小头搭”在这上面的模样，于是，起名“小头搭”。这些名字虽然土，但当我们长大后相逢时，相互叫起来觉得格外亲切自然。有股浓浓的亲情洋溢其间。

起名往往带有时代的印记。紧跟形势起名由来已久。新中国刚成立时，叫“建国、解放”的很多。紧接着，一阵风叫“卫国、抗美援朝”。我大姐出身“卫生、抗美、援朝”。当教师的父亲给她起名叫丽亚。我出世时，“祖国山河一片红”。伟大领袖有首诗在当时广为流传，诗中有句“芙蓉国里尽朝晖”。父亲就给我起名朝晖，这个名字好，朝气蓬勃，也朗朗上口。我记得小时候，《安徽日报》副刊有段时间也起名“朝晖”，而且用的是领袖的“毛体书法”。我常在晚上就着昏黄的煤油灯光，临摹领袖的这两个字。至今还用“毛体书法”签名。

我的名字好是好，就是同名的太多。念高中时，一个班上就有好几个叫“朝晖”的，有男生，有女生。老师课堂上喊人提问时，只得连姓一起喊，否则，一下子站起来好几个。闹得我哈哈大笑。

现如今，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提高了，给孩子起名也越来越讲究。有的将夫妻二人的姓氏巧妙组合搭配，再后缀一个词，形成四个字名字，就像以前“欧阳”“端木某某”这些复姓名字，既有新意，又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同名。有的名字起得文雅，寓意深远，寄托着长辈的厚望。有的家长则标新立异，起名过于生僻、高深，钻进“牛角尖”里，这就反而弄巧成拙了。

名字，只是一个符号，说简单也简单。但它又像一个神奇的密码，里面蕴含着丰富的信息量。

黄良顺

## 摘片树叶做豆腐

四季滋味

没人能统计出来，用于做豆腐的食材到底有多少。

但能做豆腐的树叶恐怕屈指可数，腐婢便是其中一种。

“腐婢”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低微，即使在“豆腐界”，它也是以“婢”的身份出现的，毕竟它的出身仅是林中一片普通的灌木叶子而已，和那些饱满的豆粒、细腻的淀粉相比，它们的体态，实在过于寒酸。

既然登不了大雅之堂，自然要攀上一位叫得响的“主子”。

于是，故事来了。

说是某年天下大旱，颗粒无收，用以充饥的草根和树皮被采食殆尽。恰遇观音娘娘到访人间，在俄碎遍野，惨不忍睹，便用杨柳枝洒下甘露，于裂已久的山野荒地，马上长出簇簇绿树。饥民见状，便摘下其叶片，榨取绿汁，用草木灰浸水点卤，做成一块块“豆腐”，以此果腹，度过了饥荒日子。

人们便把这树叶做的豆腐叫作“观音豆腐”。

腐婢三月发叶，五月孕蕾开花，七月结籽，暮秋落叶。它的叶子、嫩枝和花儿都有大量的天然果胶、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。用它做的豆腐，其实是一种天然“果冻”。

在江南，溪边地头，腐婢随处可见。名称也入乡随俗，凉粉叶、观音柴、豆腐藤、麻米糊、糯米糊、六月冻、铁箍散、臭菜、小背树、斑鸠窝豆腐等，他们之间没什么逻辑，就像以前的山里娃，随便叫个名字，阿猫阿狗都行。

“六月冻”还是名副其实的。

据说是乾隆爷赐的名。

某年六月（阴历），乾隆下江南，正值高温，常在深宫大院里锦衣玉食的万寿宫享受，得了江南这院锦热，御厨们便尽十八般武艺，也吊不起他的胃口。

一位太监提议说，爷平常喜欢吃点肉冻鱼冻，不妨试试，哪有那么简单？

腐”，简单明了，通俗易懂。儿时在乡间生活，每次上山砍柴割草，遇见了，便会连枝带叶一起采回来。

山间雨水滋润，柴草繁茂，只要不把豆腐浆连根挖起，过一个把月，它们的嫩芽新叶就会重新长出来，一茬接一茬，直至草枯叶落。

在村里，柴叶豆腐的制作过程可谓妇孺皆知。从山上采来叶子，基本是自己动手做豆腐：开水泡叶，纱布滤汁，草木灰汁点卤，然后一块块切下来，撒点盐和辣椒粉，就可以吃了。

辣椒豆腐的软硬取决于浸泡鲜叶的水量以及点卤的灰汁。

这些并无固定标准，全凭经验和手感。不过做坏了也没关系，权当从山上割来一捧猪草，正好让“二师兄”饱口福。

几时的记忆像一帧帧时光的剪影，已沉淀在岁月深处。

离开农村后，就很少吃到柴叶豆腐。这些年有人嗅到商机，专门种植豆腐柴叶，做成豆腐后拿到菜市场来卖。其价格竟然是普通白豆腐的四倍，但其口感似乎少了些许自然的清鲜。据说，不是用草木灰汁点卤的。

一种食材一旦进入规模化种植（养殖）、工业化生产，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烟火味。

今年“五一”回乡，发现母亲在屋



莲叶荷田田 江近月/摄

如歌

## 老水碓

履印点点

梅川村深藏在黄山脚下，这里从前有个老水碓，位于村东，就在阮溪河边。

从我记事起，河边就立着一棵四百多年的白果树，树边是石头砌成的一排排石墩，石墩围起来的是一块块菜园。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村的老水碓遗址，面积也不小。排列整齐，我没见过石磨、水车……只有排列整齐的石头墩，石头是青灰色的，上了青苔，似乎很久远了。

在母亲的口中了解到一些老水碓的过去。负责水碓的原来也是一大家子人，兄弟很多，繁衍下来的子孙也遍及梅川半个村。比如要说起他们的故事，都以“水碓里的”呼之。民国时期，水碓人家也有人上过黄埔军校，当过军官。以前水碓是生活的大事，饥寒年份更重要，磨米、磨豆、磨辣椒、磨粉、淀粉、红薯粉等也都在那儿加工经水洗后沉淀出

来。所以，这里曾经是村子里最热闹的地方。尽管我小时候就在水碓下边的菜园来来去去，看到的都是石头棒，根本不知道上边原来就是一大块老水碓遗址，只喜欢在河边白果树下捡拾扇形树叶。

我们家老房距离老水碓遗址大约百米，仅相隔一片菜园地，因为老屋大门朝东，正对着河边的白果树和老水碓，我们家的人每天都要下河洗衣洗菜，来来回回也不知道跑多少趟，我这个“小尾巴”，有时跟着奶奶下菜地，有时跟着母亲去河边，从家里出来再走过一段石板路，再走过一段篱笆围成的小路就到了白果树下了，竹篱笆在菜园中间围起了一条很窄的羊肠路，竹篱笆间种着木槿花，也当篱笆，高过我的头，夏天经过这里，看见白色木槿花盛开，会随手摘几朵。我的奶奶穿着老式青布衫、拄着拐杖、提着竹篮、

迈着小脚经常往水碓边菜园地走去，瘦小的我经常尾随，一同走过篱笆小路。八十年代的村子很纯净，村里人都在河里挑水吃。老水碓周围的景色层次分明，四季变换，一幅动静相宜的朴素乡村图景。

奶奶一直在老水碓边生活。她是一个漂亮且了不起的母亲，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生下16个孩子，最终养活了10个，她一直在饥饿贫穷中挣扎生存，孕育了一大家子人。有人说，我们家老房子四周水沟环绕，住了“发”人；也有人说，这个老房子是，从前“讨饭”的人的地方，我们家祖上从汤口镇芳村搬迁过来因没有房子就落脚在这里了。破旧的老屋养育父亲辈那么多人，婆媳、妯娌、兄弟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，打架争吵时有发生，最关键的问题是那个年代缺衣少食，生活为了一点小事就会发生摩擦。当大家生活好了起来，各自建新房分家的时候，一切又是那么和谐，大树的枝叶散开后无法再聚合，只在某家办大事喜事时互相见面问候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七十多岁的奶奶尽管生活在生活的困境中，却始终保持着慈祥美丽。现在翻看奶

